

爷爷养了一只猫

□崔立

那次,我去亲戚家吃饭,姑妈坐我旁边,姑妈说:你知道吗?爷爷养了猫,18块一斤的鲫鱼,他吃一半,剩下的一半就给猫吃了。给爷爷买的牛奶,他说不好喝,也给猫喝了。好几块钱一瓶的牛奶啊,平时我们都舍不得喝,这也太浪费了!

姑妈是在这之前去看了趟爷爷,看出这个问题来的。爷爷就父亲和姑妈一双儿女,奶奶走得早,父亲在市里上班,母亲在给我带孩子,姑妈也在别的地方。爷爷一个人在乡下,我们让爷爷来市里和我们生活,爷爷怎么都不愿意,只愿一个人在乡下呆着,他说这样挺好的。

一段日子前,我们回过乡下。吃饭的时候,我给爷爷倒上了酒,他没急着喝。爷爷说,我们家的猫,也该饿了。爷爷拿了一只

碗,去盛了饭,又到桌子前,用筷子拣了点鱼肉,又拣了点别的菜,还浇了点鱼汁,用筷子搅拌均匀了放到门口一只猫的身边。我问:爷爷,你养猫了?爷爷微笑着,脸上的皱纹伸展开,说:是啊是啊。

知道爷爷宠那只猫,不知道竟然已是宠到这种地步了。

过年的时候,我和父亲母亲还有姑妈一起回去。晚饭时,满满一桌子菜摆好了,我们坐了上去。爷爷却离开饭桌,先去盛了一碗饭,用筷子挑了很大的一块鱼肉,还有其他几个菜,又倒了点鱼汁。爷爷端着碗走到门口,“咪咪,咪咪”叫唤了几声。那只猫,果然来了,低着头有滋有味地吃起来。

爷爷回到桌子前,父亲微皱了下眉,说:爸,是这样,我们呢也赞同你养猫,但我看你给猫的那只碗,和我们用的碗是一样的……爷爷瞪了父亲一眼,说:怎么,你们嫌猫脏?

父亲说:爸,你看哦,这猫啊它毕竟不卫生,你要给它弄吃的,你可以固定地给它弄一个碗,这样就更好了。

爷爷没说话。父亲看了姑妈一眼,又说:爸,我还听说我们给你买的酸奶,你也给了猫吃,这是不是太浪费了?

爷爷看姑妈一眼,又看父亲一眼,说:怎么?舍不得了?我不爱吃省给猫吃不行吗?说着,爷爷酒也不喝了,筷子一拍,就走进了外面的夜色中。

我们都慌了,外面黑灯瞎火的,爷爷去哪儿呢?还好,不远处的一棵树旁,半蹲着爷爷。听见我们走近的脚步声,爷爷说:这猫白天晚上地陪着我,我和猫说话我和猫聊天,它就跟家里人一样……

那只猫不知什么时候已到了爷爷身旁,轻轻地蹭着他,还叫了一声“喵”。不知怎的,父亲和姑妈半天没说话。

微观

○○○

杏花春雨

钟芳

清晨散步,一阵幽雅的清香扑鼻而来,沁人心脾。抬头一看,湿润的雾中,如云似霞的杏花正悠然地开放着,轻盈的花瓣重重叠叠,白里透红,红里泛白,像羞涩的少女,偷偷探出了粉红娇嫩的容颜,一树树、满枝丫地在微风中展露着迷人风姿。行走在江南烟雨中,和风吹绿了一江春水,细雨滋润了树树杏花,不知陶醉了多少才子佳人。

朋友无圈

张宏宇

很多人一直都在努力打造各种圈子,就是有所图,比如共同的爱好,共同的利益,或者共同的目标。圈子是需要经营的,但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圈子里面有机会,但也需要成本。圈子多了、大了,生活的半径就越大,由此花费的精力也就越多,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就越小。当我们不自觉地进入圈子时,应该多问问自己:“我到底是在做什么?我想要的是什么?”朋友无圈。朋友可以交很多,圈子还是应该要适时远离。

思故人

黎武静

父亲辞世的那一年,看见满街的树木葱茏,叶子在风中摇摇摆摆,泪水中望去,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致,枝枝叶叶都教人伤怀至此。犹记当初栽树培土的热忱,而父亲种下的梧桐,挺拔在记忆里,枝枝叶叶道尽离情。那些共度的时光,成为过往。那些最亲爱的人,已成故人。在这个万物生长的明亮时节,思念总是跳出来,在每个枝叶葳蕤的画面里,轻轻诉说。春风里,思故人。

茶道

马海霞

朋友喜欢茶道,请我喝茶,古色古香的茶桌上放着一个个小壶小盅。用小火炉煮茶,一泡二泡三泡后斟于小盅里,喝前定要我闻一闻,然后告诉我要细呷细品。据南宋周密的《乾淳风时记》记载,是因为某些茶稀少珍贵,不舍得饮用,才有了只供观赏或先赏后品的玩茶艺术。蔡澜在《茶道》里写道:茶是应该轻轻松松之下请客或自用的。你习惯了怎么泡,就怎么泡;怎么喝,就怎么喝。真情流露,就有禅味。有禅味,道即生。喝茶,就是这么简单。简单,就是道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
xinfukan@126.com

熊猫牌血

□朱秀坤

去上海治病前,我们一直瞒着岳母,怕她担心,紧张,哭,会影响了病人的情绪。

手术前一天下午,签字时,负责备血的医生突然通知,岳父是非常罕见的Rh阴性A型血,也就是俗称的“熊猫血”,血库里备血不够,让我们自己先想办法,有300CC就行。

赶紧打电话,发微信,满世界找这“熊猫血”,亲戚朋友,同事熟人,左邻右舍,我从前的部队战友,都迅速加入了寻找熊猫血的大军。上海的亲戚说,实在不行,就找血贩子吧,多花些钱,会有办法的。说着,就打电话,找某某,又找某某,结果是,暂时没有……妻忽然拉着我,要不我们去抽个血,说不定也是熊猫血呢?我知道自己不是,但我不说。陪她去,一针见血,那是她最后的希望,结果又落空。

那个下午,我们绝望得如同世界末日就到了。岳父看我们如热锅上的蚂蚁,忙来忙去的,不停地打电话,发短信,而且总背着他,便拉住我:“要不咱不治了,回去吧?”“我想我孙女儿,想老太婆了!”

我鼻子一酸,泪水顿时糊满了视线。岳父说:“别难过,你们已经尽力了,我不怪你们的。”就在这,医生推开房门,兴冲冲地宣布,“熊猫血”有了!不过量有点少,是从别的医院协调过来的,手术时将岳父的血稀释一下,应该没问题的。

那几句话,让我们的心瞬间安稳。翌日上午9点,我们扶着岳父上的手术床,看他被推走。岳父向我挥挥手,笑笑:“很快就回来的,别担心!”

最难熬的三个小时。手术顺利。一周后出院,还好,是良性。不必化疗,不必开药,服些中药调理就行。岳父到底不甘,问医生:我这血这么珍贵,可以献给更多需要它的人么?医生笑:老爷子,你年纪太大,不行啦。

“我都快七十的人了,哪知道自己的血还这么值钱啊?要是早知道,能救多少人啊!”岳父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刚进门,岳母一把紧搂住岳父,如孩子一般委屈得哇哇大哭。之后,每见老哥老姐们过来探望,岳母总得意地拉着人家:你们不知道啊,我家老头子的血值钱得很,是熊猫牌的。几十万人当中才有一个呢,嘿嘿,是熊猫牌的!

一位小朋友好奇,奶奶,那我的血是什么牌的?

“你呀,是老虎牌的!”岳父放声大笑。



我的城市 [德]凡尔纳·兴柯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29号

四只馒头

□顾士忠

我在这个小区买了套二手房,刚搬过来住不久。小区东门旁有一家商店,店主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嫂。那天傍晚,我第二次到她店里买纯净水。当我把三块五角钱递给她时,她望了我一眼,笑眯眯地说:“三块钱就行了。”“价格下调了?”我随口问。“不是。你昨天来店里买东西时我多收了你五毛钱,实在不好意思。”店主认真地说。

“我昨天没来店里买东西啊?”我吃惊地说。“错不了,就是你——我从来不喜欢占别人便宜,把五毛钱还给你,我心里也就踏实

了。”看着店主满脸的热情和诚恳,我心里掠过一阵温暖,索性将错就错。

又一晚,我到小区对面的馒头铺买馒头。此时,蒸笼上仅剩的四只馒头正被店主打包卖给一个中年男人。店主见我过来,摊开双手,无奈地笑笑:“馒头卖完了。”“唉,我老父亲可喜欢吃馒头了……”我自言自语。

“兄弟,我这馒头让给你了。”中年男人好像听到了我的自言自语,爽快地把馒头放进了我的车篮里。临走,他拍着我的肩膀,动情地说:“能想到给老父亲买喜欢的东西的人,是值得敬佩的人。”男人说完,飘然而去,留下四只热乎乎的馒头。

到人家女孩子漂亮就把持不住,满嘴跑火车……”几句话逗得店里笑声一片。

鞭挞完了,“李老师”话锋一转。说理发店开在小区里可惜了,如果开在对面他们学校里,生意一定火得多。“可是你们学校里不让开店啊。”理发店老板说。

“事在人为嘛。我和后勤副处长的夫人熟得很,经常对她说,说不定……”“李老师”提议,她帮忙去做工作,能不能免费给她做几次头发。理发店老板便哭穷,说真要能进学校开店,一定对“李老师”终身免费。

“现在的老师,居然也这么爱占小便宜,一点不像知识分子。想空手套白狼,哪那么容易。”“李老师”刚一走,一位大爷就忍不住感慨……

这年月,群众的眼睛越来越雪亮了。

小区理发店

□朱辉

我走进小区的理发店,已经有几位在排队坐等了。正在理发的三位中,有一位中年男人一直喋喋不休地说着话。给他理发的女孩出于礼貌,不时地“捧眼”一下,“啊”“哦”“是啊”。

他说的内容都是自卖自夸,身上外套是名牌,手机是“苹果6”……另外他智商高,曾经多次一眼识破骗子的伎俩。他说得带劲,我们这些旁听者却浑身不自在。

他终于理完了,有些依依不舍地走了。一分钟,坐上他位子的一位被称为“李老师”的中年妇女就开始剖析起他来了,“看样子50岁出头了,荷尔蒙分泌还那么旺盛。看